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七十七回 群雄領袖抱恨家庭 故國王孫傷心盟府

話說宋太公要替扈三娘表白，當下對眾人長歎一聲道：「我想不到，在山泊裡又遇到六〇五歲了！老伴去世多年，剩下這兩個多災多難的兒子，清兒的糊塗，不用說了。」指著宋江道：「就是他，外間都稱他孝義三郎，其實他一天到晚做英雄，結好漢，（【眉】誇賞得太過分了。）哪裡有空在我跟前一刻，給我看看。（【夾】連看也不得，其孝可想。）幸虧認識這個乾女兒倒好，在我身邊賽似親女兒。你們休道她是刺槍弄棒的女將軍，須知她的溫和沉靜，便女學士也及不得。就連王英那般粗莽，跟著她看我也和丈人無二。」說著，掠過皮袍，把腳翹道：「你們看！我這襪棉布底的雲頭履，就是扈家女孩子做的，可是多麼好呀！不是她，我有這等合式的鞋子麼？」又把袖子一伸，「你們看！這又是她替我做的小褂子，著了一年，還不曾破呢！」（【眉】鄉愚神情，歷歷如繪。）太公此時說起興來，更指定宋江道：「你們一味胡鬧，下梢還不知怎樣。在鄆城的時候，勸你娶房好媳婦，你卻不肯，推說要等幾年；偏不知不覺，勾上了那賤人，弄出大錯，一直躲到這裡。（【眉】指殺閻婆惜事。）我於今為你兩個，每夜只睡得一兩時辰。睡不著時，每每想起你們的後來日子，心裡便怔忡不止。哎！才得這合人心意的女兒，留我寬寬心罷！」吳用等聽宋太公說話之時，嘴裡噴出酒氣，舌頭也比平時強些，知道老兒喝了點酒，話說多酒湧上來，（【眉】原來乃一老酒徒耳。）都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宋江耐不住，（【夾】別人耐得住，親生兒子耐不住，即此便見孝義三郎之是否孝義。）辯駁（【夾】罪狀字眼。）道：「父親！話雖如此說，但是孩兒一寨之主，（【夾】父親最痛心，卻是兒子最得意的事。）扈三娘雖是孩兒義妹，既在忠義堂上有了坐位，也是一位頭領，當然要歸孩兒節制。而且她……」，「她」字不曾說完，宋太公早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做一寨之主，你做主去罷！我老子用不著你做草頭王的太上皇，（【眉】「草頭王的太上皇」名詞，簇族生新。）我明日便下山，自回鄆城報到，由他要殺要剮，索信讓你在這裡做完全的寨主罷！省得還有個老不死的在你頭上。」「砰」地門一推，往裡就走。駭得眾人不知所措，宋清急急忙忙趕將進去。只宋江仍舊坐著不動，眾人分詫異。再細看，已是面色鐵青，兩眼上翻，知道是氣厥過去。吳用忙叫囉囉快斟一杯熱茶來，扶著頭，用羹匙一匙一匙地灌將下去。過一時三刻，漸漸氣轉，喉嚨咯地吐出幾口痰來。眾人看情形，沒好多說，只敷衍幾句，就此告辭。

到了次日，宋家父子，一齊病倒，眾頭領齊到宅前，等安道全診視出來，問個詳細，方知父子兩個，病症都差不多。只是宋太公年老，氣痛過甚，怕經不起。宋江微有些風寒夾滯，雖屬延纏，還無大礙。因病中不好煩神，各頭領由盧俊義為首，分班從宋清問候。一直過了殘冬，宋江方得痊癒。（【眉】氣能使人暈絕，氣能使人氣倒，氣之為害大矣。儒貴養氣，佛主去嗔，非無故也。）元宵，宋太公扶杖出來，大家只是心照，舊事不提。（【夾】「心照」二字可怕。）

梁山眾頭領，就中只浪裡白條張順、神行太保戴宗和李逵交情最好，便邀同盧俊義替李逵開個追薦道場，（【夾】宋江不好發起，可憐。）就山神廟裡佈置起來。許多頭領，都列名在薦疏裡，公孫勝不曾回來，山泊上只戴宗肯吃素，天天到場照應。宋江親來拈香，著實滴了好幾點淚。其間最觸目傷心的是柴進，柴進每天早上來時，一直到中飯邊不止，哭得似江崩海嘯一般。林沖看不過，極力向前一把拖到旁邊，苦勸幾次才罷。（【夾】宋江是好幾點，柴進卻如此哭法。旁邊苦勸，想見有不情願叫人聽見的。）

山泊上道場圓滿，宋江發遣和尚道士下山，又想起公孫勝來，又聞得女真有攻取燕雲的消息，和眾頭領紛紛議論。段景住起身道：「小弟原先在北邊販馬，往來多次，大小道路都還熟悉。現在邊境戒嚴，雖不能明過，還有法子偷渡。只要得公明哥哥親筆，訪問到二仙山，當面招邀，公孫先生決無不來之理。」宋江望吳用道：「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段兄弟去是容易，但是公孫軍師還有七〇歲的老母，亂雜的時候，公孫先生為人，豈肯和母親分開？講到偷渡，那是晝伏夜行的事，（【眉】晝伏夜行，神秘得很。）怎好攜帶七〇歲的老母親。再者路途之間，論不定也有些要用武藝的地方，段兄弟一人，還嫌力量單薄。」段景住道：「攜帶老年人在亂軍中偷渡，小弟確乎沒有這個本事。至於一人力量不夠的話，石勇、楊林兩位頭領，都曾經和小弟走過北邊道路。他如同去，還怕什麼？只照應老人的事，軍師設個計較便是！」

柴進起身道：「這事不消軍師費心，公孫先生母子儘管能來，包給小可辦去就是了。北邊平時南北通和，商旅來去，都從瓦橋關大路。這路白溝河橫互在前，現在南北交兵，彼此都在沿岸佈防，所有船隻，都被拘集，哪能去得？另外一條，便是易州紫荆關，抄山中小路，繞道西山，橫出昌平縣，這路萬山叢雜，小路甚多，容易避人耳目。（【眉】熟悉地理。）可是山中綠林豪傑，不知其數，倘遇見不講交情的，也有幾分為難。段兄弟說偷渡過去，是這裡麼？」段景住點頭道：「是！」柴進道：「還有一條水路，為兩方面不留意的。我們滄州有一條減河，東去二百里便是海面，海船趁潮，可以直泊滄州城下。從河口出海，不過一百里，就是沽河河口，這沽口正當南北分界。再過去，全是契丹地面。還有一道河，從薊縣南來，離沽口北邊二〇來里。船從此處進口，直抵薊州。往年承平時，許多私商都從此地來去。大船裝載，南北貨物極多。我們這邊官家原不知道。契丹那邊，因為南邊每每偷運米糧過去，於他有益，非但不禁，而且極力保護。近年契丹兵亂，（【眉】契丹兵亂，指阿骨打崛起之事。）北貨已是不通；兼之山東一帶又是荒年，米糧也難運出，這路上私商，多半消折了本錢，但是船隻還在。小可和私商有好幾個都是相識，可以記得。只要船到滄州，再換內河船隻，直達梁山泊下，原是一水之便。年老人只在船中隨便坐臥，有何不安？有何辛苦？這不是頂好一條路麼？」吳用道：「那一百多里海道如何？」柴進道：「那海道只是沿岸，並不飄洋，絕無風波之險，可以放心！」（【眉】「海道如何」有計劃周詳之意，是大軍師口脛。）眾頭領都表示贊成，宋江和吳用自無異說。（【夾】不得已。）當下議定，次早四人一齊動身。吳用叮囑道：「我聞新起的女真國，攻入遼邦以後，漸漸招攬英雄，（【夾】著眼在此。）有進窺中原之勢，未知是否。（【眉】要藉金幫為進身之階，這是沒有民族的緣故。）你們此去，務必留心察看情形，倘能運出松亭關，看過的實，那便更好。公孫先生果其定不能來，不可象前番李逵那樣鳥強，闖下禍事。」（【夾】其實是不定要他來，卻借斧劈羅真人事遮掩。）四人四騎領宋江書信而去。

一路無話，一日先到滄州，柴、段、石、楊四人進了南門招商客店，柴進和三人說明，回家一看。原來崇義公的府第，就在城裡中市，是柴進的老家。往常柴進歡喜灑落，有許多江湖朋友，城內出入不便，多是城外東西莊往來居住，只是到了歲時祭祀，仍舊在府中舉行。所以家眷總住在府裡。府裡還有一座「御書樓」，藏著歷代敕書，以及鐵券等等，尋常官民，不得輕易進去。（【眉】崇義公府第的結構，在寥寥數〇字中敘得清清楚楚，著眼在「鐵券」二字。）柴進高唐事發，只抄了邑外莊房，城裡不曾敢動，便是為御書鐵券的原故。高廉死後，殷天錫的案子已含糊了結，所有賜莊因案不曾通天，都仍歸柴氏所有。柴進在梁山泊的事，外間並不曾宣揚。高俅一失勢，柴進更是點事全無。平時，柴家還有幾位本家耆老，在公府裡相幫照應。這些事情，柴進早經探聽明白。這一次放心回去，走出街衢，仰起頭來，看看青天白日，不覺一聲長歎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柴進，柴進！今番出了虎穴龍潭，再不受江湖豪傑的騙了！（【眉】大徹大悟。）哎，可是到底騙了！騙了！」

正在心中輾轉之際，忽然背後叫柴大官人，聲音極熟，回頭看時，是錢米店的掌櫃，昔年受過照應的。柴進不得不敷衍幾句。一條街走下來，倒撞著七八處招呼，（【眉】聽鄉音尚無改故人，大官人回想往事，應作如何感想？）都道：「我們說官司了後，大官人定然回到府裡，果是不錯。」柴進本向不擺架子，一一應答。心中自覺人情不改，該不致有別的意外，也鼓起點興來。

去公府不遠，一個老管家迎面看見，叫一聲：「大官人！」不等柴進問話，飛跑回去。（【眉】老蒼頭神情畢露於紙上。）比及柴進走到門口，早已大開中門，幾個本家齊出門前迎接。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。（【眉】悲者不忘備嘗艱苦，喜者重還故土。）訴說：「外間種種謠言，並且風聞地方官因大周（【眉】大周二字，是柴氏宗人口脛。）嫡派子孫無人，要將賜莊奏明收回。如今好了，可以放心。」柴進撫慰上下一番，走進廳內，打開幾年封鎖的內室，看看樑上燕泥，窗前鼠跡，已有許多，便不再看。回過

頭，傳命管家趕備祭品，後日祭祖。又吩咐備馬往客店，將幾位伴當接來，自己就在書齋和三位頭領又盤桓一天。船已僱好，送三位上船，說定在滄州等候接應，三人飄海去了。

柴進回到書齋，寫上一篇悲悲切切的祭文，敘述自己在外的屈辱，和幾回幾乎不免的險事。如今組織的幾路人馬，都被別人牢籠過去。祖宗的遺業，已無恢復之望。從此心灰氣絕，煙消火滅。都是做子孫的無能不肖，生無面目於世間，死無面目於地下。祭筵備好，親跪讀，大哭一場。付爇焚化。（【眉】傷心得很。）從此在公府裡安坐了三個多月，也不招結賓友，也不出去打獵，每日只是閉閣靜養。公府上下，有人問說家眷，推說留在京中。人人都說大官人總經過格外傷心的事，只不好追問。（【夾】此處見鄉親和家族的情分自然，到底勝似有心籠絡人者。）

一直到端陽節近，三個人才從北邊回來。三人談起契丹情形：「現在是格外支持不住了，大金王子已經進住黃龍府，料想契丹不久必為金滅。至於薊州一帶，盜賊和散兵到處皆是。公孫勝母子早已遷徙無蹤。（【眉】漢武帝晚年悔過說：「世間豈真有神仙乎？」不見真人一語，喚醒世人癡迷不少，奈道君皇帝執迷不悟。）何二仙山上，不見真人，倒有大王幾個，只是他們一味兇殘，不似公明哥哥會講仁義。」（【夾】「會講」二字可見。）當晚柴進留三人住下。

次日早飯已畢，邀三人在府內花園，遊賞一過。這花園有假山，有魚池，還有幾畝地茂林修竹。三人跟柴進到三間堂廳裡面，看見堂上排列一圍雀屏，柴進指與他們道：「這是我當日在園裡養馴的幾對孔雀，不想我幾年不回，這孔雀竟死得乾乾淨淨，只留得羽毛在此。」（【眉】借孔雀發洩牢騷，哪得不令人太息！）三人深為歎息。楊林走過一帶桂樹林下，猛抬頭見隔牆矗起一座高樓，都是雕欄朱戶，分壯麗，便問柴進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柴進道：「這是往常所說過的御書樓，三位便去瞻仰一番，也算不虛來此處。」便舉步前導，三人跟在後面，柴進吩咐主管不必跟隨，只在書齋溫茶伺候。一邊指點三人右手轉彎，從紫藤架下，穿過六角牆門，便見高牆當面，兩扇黑漆褪光的高門，門上鑿金獸頭，銜著碗大銅環。（【眉】公府第氣象森嚴。）柴進招手，教三人推門進去，隨轉身將門從內裡關好。三人看這院落，約□來步寬，兩丈多長。朝南偏東一溜五大間，簷下白石堂階五層，階上兩邊都是嵌雲母的雕窗，中間六扇朱漆槓，上橫雙簧大鎖。柴進探懷中鑰匙，將鎖開放，帶領三人轉過堂後，跨梯子上樓。樓兩邊房間，都藏的周太祖、世宗、恭帝的手書文詔，以及御用器械。中間堂上紫檀長案，供的宋朝太祖、太宗兩代賜的鐵券丹書，和仁宗皇帝封崇義公柴詠的手詔。柴進見三人左顧右盼，現出矜持的樣子，笑道：「我看帝王也沒甚和人不同處，何況剩下來的敗鱗殘甲，諸位何妨飽看一頓。」（【眉】革命家的口脛歎？厭世派口脛歎？）親手便把東西間房門推開，讓他們走進，逐件細看。又將案上香楠木匣蓋抽開，丹書鐵券一一捧出。三人看到匣底，還有卷白綾，只當誥命軸子。柴進早就手拿過，對石勇道：「這個你該識貨？」石勇一想，不覺點頭。楊林、段景住兀自茫然。柴進把綾幅一展，露出標題四個隸字來，是：「還我河山」，再看後面，都寫的「重扶周室、再興柴氏」的話頭，乃是一幅盟書。後面是江湖豪傑按訂盟的前後，順著年月日下去，具名簽押。

最先列名是梁山泊首領王倫，以下許多人有識有不識的，單梁山上從晁蓋、吳用、林沖、宋江以下，共有三□多人，連石勇也在其內。（【眉】這一干人等果足與謀匡復大計乎？宜乎？柴進之心灰意冷也。）眾人從頭看完，柴進笑道：「你們一向知道有這件東西麼？」楊林道：「在梁山上，自來也傳說有這件事，但模糊影響，哪裡知道是大官人。」柴進長歎道：「我如今也不作此想了。可是你們公明哥哥真好手段，聲聲口口，替我在江湖上招攬人才，誰知道，人才總招攬在他一身。我到忠義堂以後，晁天王不忘记香火情，他箭頭刻字，借史文恭害了晁天王性命。（【眉】宋江在晁蓋死後，不云乎。）晁哥哥雖死，肉尚未冷，安敢為主？又說今日權居此位，原來都是詐偽！幾回出兵，陷我重地，都虧眾頭領照應。一次攬毒酒內，被我發覺，便先敬他一杯，他從容接過，說要先奠亡友，把酒潑了。我豈不知？」楊、段、石三人齊道：「這件事，的確是我們親眼所見，便是打開大名，回來慶功之時。我們奇怪，怎地公明哥哥忽然想起晁天王來？原來有這段故事在內。」柴進頓足道：「我如今省悟了！皇帝不是沒有雄才大略的人所能做的，就是歷代帝王，也只強吞計取，本沒有道理可說。區區一個龍位不曾登，已有朱溫等候，以後可想而知。」

（【眉】這幾句話包括一部二□四史。）楊林道：「這上邊還有方臘的名字，他現在不是很得勢嗎？」柴進道：「不必罷。人情一樣，誰肯把氣力打來的江山，現現成成雙手捧給別人。」說著，手中「支例」一聲響，盟書早已撕做兩半，隨手蓋上香楠匣，和三人一齊下樓，回到書齋，點起火來，把盟書燒成灰燼，（【眉】了得最乾淨。）只將梁山諸位所簽的花押，個個剪下，寫封委委婉婉親筆手書，致謝宋江，連花押一同托三人帶去。三人見柴進如此神情，也不好再添枝葉，只依言帶了，一路回去。

無幾日，到山泊忠義堂上，把北邊的事體說了一遍。段景住道：「公孫先生是無處尋覓，倒是無意遇見一位舊時販馬同行，說起大金王子尼瑪哈，四處出榜，訪尋照夜獅子那匹坐下馬，如有人尋得送去，賞黃金百兩，並五品官職。（【眉】有志投金，是禍是福，請讀者掩卷以思之。）我們看形勢，女真是准入中原，只怕為尋馬的緣故。將來保不定是山寨的禍事呢！」吳用問：「柴進如何不來？」三人呈上書和花押，許多頭領在旁，不勝感慨。（【眉】「不勝感慨」一語，令人有無窮慨喟。）吳用道：「這是柴大官人聰明，他到底明白了。他祖宗姓柴的白坐了幾□年江山，還想和趙家算帳。以前的秦、漢、隋、唐，又同哪個算帳呢？」

（【眉】大軍師明見萬里，誠然不錯。當日為什麼要在盟書上簽押呢？）宋江問：「柴大官人有什麼話說？」石勇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只說皇位不是沒有雄才大略的人所能爭的。如今省悟，不作恢復之想了。」吳用問：「盟書在何處？」三人道：「藏在公府御書樓上，同鐵券放在一個匣內，只墊在底下，鐵券蓋在上面。據柴大官人說，因為鐵券的緣故，官府不敢搜查，所以始終不曾破露。」宋江道：「他寫信來還要接孀子和妻小回去，軍師你看該允許麼？」吳用道：「這是可以允許的。柴大官人的功勞，是誰也比不上。不說其他，（【夾】照應人一方面不好說，只得不說。）就八□多萬家私，捐助我們的軍餉，梁山上尋不出第二個。」

（【夾】醜。）宋江道：「軍師說的是，我們替天行道，忠義為本，只可人負我，不可我負人。」（【夾】還要。）當下就叫石勇歇息一天，送柴大官人家小到滄州去。吳用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和宋江退到機要室，詳細計議已定。次早，傳令段景住，再到北邊一趟，探聽消息，兼帶紫髯伯皇甫端同去買馬，仍取滄州水路和石勇同行。分撥才定，忽馬軍五虎上將董平，請宋、吳二頭領，有話面談。究竟所談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柴進已走，連石勇此後也不回來，梁山泊上整剩百人。